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十一回 勵堅節受盡百般苦

話說馮兒錢塘投生去後，次日撫憲正要提出來再問。忽見獄司走來稟道：“監中拘禁的男鬼馮兒，夜間去無蹤影了。”撫院驚訝道：“奇哉，怪哉。有這等義鬼，代為鳴冤。石生的官司可見是屈了。”遂辦文移會學院，不提。再說秋英在蕭判官衙內。一日三次拷打，甚是難當。卻拿定主意，再不依從。一日，蕭判官上城隍衙門裏去了，鬼卒們也偷出外邊玩去了。祇落得秋英自己在這裏。心中暗惱，不覺啼哭起來。宅內有個小使數名喚旋風。閑步到此，見門是鎖著，往裏一看，有個少年女子拴在梁頭上，在那裏哭哩。心下發悶，便跑到宅中，一五一十俱對夫人說了。夫人道：“我卻不信。”旋風道：“太太不信，請親去看看。是真是假便見明白。”

夫人跟著旋風出了宅門，走到那屋子前。一看，真是有個女子。叫鬼卒給我把門開了，鬼卒稟道：“門是判爺封了去的，私自開鎖判爺知道了，小的承當不起。”夫人罵道：“你這該死的奴才，既怕老爺獨不怕太太嗎？若不開時，一定重打。”鬼卒無計奈何，祇得把門開了。夫人進去，又喝道：“把這女子，給我放下來。”這鬼卒又不敢不，給他解下梁來。夫人問道：“你這個女子，因何鎖在此處？實說與我知。”秋英稟道：“奴叫秋英，替業師石生鳴冤來到這裏。判爺不嫌奴醜陋不堪，欲招為二房，奴執意不肯。言語之間觸怒判爺。把奴拘禁在此，如今已月餘了。萬望太太解救。”那夫人把秋英細看了一看，誇道：“好個美貌女子，無怪乎那個老鬼看中了你。但有了你，何以顯我。這個勾當，斷是不準他做的。叫鬼卒偷送你出去罷。”秋英叩頭道：“謝過太太。”

鬼卒領著秋英出離了判衙，往東正走。不料與蕭判官兩下裏正走了個對面。蕭判官問鬼卒道：“你領了這個女鬼上那裏去？”鬼卒回道：“小的怎敢領他出來，這是太太叫小的領出他來的。”蕭判官道：“胡說，快給我速速領回去。”那鬼卒不敢違拗，把秋英仍送到原舊去處，拴在梁上。蕭判官叫過這個鬼卒來，責他不小心看守，打了他二十個板子。

方纔退入內宅，夫人一見便發怒道：“你做的好事？”蕭判官道：“我有甚麼不好的事情？”夫人道：“你強逼良家女子為妾，該當何罪？我一定上城隍殿前去出首。”判官道：“妻妾之說，人倫所有。你既不肯容他，我放他走就是了。何必這等發狠。”兩個嚷鬧不住。蕭判官見他夫人真是不準，又別處找了一座閑房，離衙門遠遠的，把秋英鎖在裏面。他一日三次，親去看著，叫鬼卒拷打。百般刑罰，俱各受過。秋英總不肯半句應承。蕭判官見他志節堅確，從此也漸漸的松放他了。秋英到這田地，甚是難受。遂作詩一首，以自傷云：

深閨弱女苦形單，漫露花容惹禍端。  
胸矢十年不字志，痛嗟狂奴冒相干。  
空房鎖禁步難轉，終夜哭哀淚眼干。  
形體摧殘半虧損，負仇終須得鳴官。

卻說春芳在家等候馮兒，幾日不見回來。秋英亦渺無音信。又親自□外邊打聽。纔知道秋英還在那裏受罪。馮兒已被城隍發往別處脫生去了。剩得自己冷冷落落甚難為情。又念石生在監，近已不知怎樣。此心一舉，就往黃州獄中去了。

卻說石生在監裏，正當半夜中間。聞一個女子啼哭而來。走到面前卻是春芳。石生道：“路途遙遠，又勞你來看我。”春芳答道：“先生在監，女徒何時敢或置念。”石生問道：“秋英、馮兒為何不同你來呢？”春芳答道：“馮兒往巡撫臺下告狀，被那處城隍看見，發往錢塘縣脫生去了。秋英往城隍臺下告狀，被蕭判官拉去強逼為妾，他執意不從。一日三次拷打，現今在那裏受罪哩。”石生聽說哭道：“為我一個，倒連累你眾人了。”春芳道：“這原是數該如此，也不瞞怨先生。”遂取出一個布包來，交給石生說道：“先生的銀子使的將完了。這又是銀子一十五兩，先生隨便使用罷。我便這一遭，還不知幾時再來看你哩。”遂起身嗚咽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禁卒見石生手中，又有了一包銀子。驚異道：“石相公進監時，腰裏並無分文。忽然有這銀子二十多兩，並未見人送來。今又有銀子一包，也沒見是誰來送。莫非有鬼神暗中佑助他不成？”因留心照料石生，茶是茶，飯是飯。晚間並不拘禁他了。這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。

卻說石生在監裏坐著，忽聽得外邊有人傳說：今日官吏人等，俱出外接詔去了。心中疑道：“是接的何詔？”晚上禁卒進得監來對石生道：“今日接的不是優詔，卻是喜詔。”石生問道：“有何喜詔？”禁卒道：“天啟皇帝晏駕，崇禎皇帝登基。不日就有大赦。石相公的官司一定是開釋的了。”石生道：“還恐未必甚穩。”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崇禎皇帝未登基時，就深惡魏忠賢。到得登基次日，就把魏忠賢拿了。剿沒其家，翻出一本賬來。載的俱是些官員，或係他的門生、或係他的干兒，文武共有二三百人。崇禎皇帝大怒，一概削去其職。就有太常卿馬克昌、湖廣學院韓媚、西安府知府范承顏、陝西學院許壽南一千人在內。又下了一道旨意：凡被魏賊陷害拘禁在獄者，無論罪之大小，悉行赦宥。旨意已到，黃州府知府把石生立時開出。用好言安慰，令其回家。

石生回到羅田，祭掃了墳墓。仍往襄陽而來。一路上，晚行早宿。聽得人相傳說，魏太監死後，從新又正了法了。許壽南、韓媚、馬克昌、范承顏等，俱流徙出去了。羅田縣知縣錢為黨、長安縣知縣金日萃，俱各貶家為民。石生心中暗道：“天道好還，無往不復。所以今日有此現報。”行不幾程，就到襄陽府了。進的城時，天色已晚。先到胡員外家，要了鑰匙好去開門。胡員外一見甚喜。說道：“聞兄無辜獲罪今得脫出，可喜可賀。”石生答道：“晚生多蒙老先生的福力，是以終獲幸免。”又說了幾句閑話，拿著鑰匙，開了外門，進了書房。已是點燈時候。見春芳站在那裏愁眉不展。石生問道：“馮兒轉生，無容說了。秋英為何至今還未歸家？”春芳答道：“他還在那判衙裏受罪哩。不知幾時纔得脫網？”石生怒道：“他既為我受苦，我定替他爭氣。”石生喫了晚飯，向春芳道：“這個劣判，殊干天倫。我定上城隍臺下，去告他一狀。遂提筆寫一呈道：

具呈黃州府羅田縣廩生石茂蘭，為逼良為妾，乞天究治以正法紀事。切照。生身罹刑獄，無由控白。有女徒秋英代生鳴冤臺下。不料劣判蕭，漁色為念，拉至衙中，強逼為妾。秋英不允，逐日拷打，性命難保。天條何在？為此上呈。

石生把呈子寫完，就睡去了。到了次日，早晨起的身來，正是飯時。適值胡員外、蔡敬符，對門朱良玉俱來看望。盤桓了片刻，又回看了一番。天色已晚，祇得明早去呈了。誰知石生要代秋英出氣一事，那蕭判官在衙中早已曉得。一日也無言，到得起更時分。叫鬼卒把秋英領到本衙，解去繩鎖。安慰道：“你這個女子，志同金石，節操冰霜，甚是可敬。但我招你為妾，亦係好意。你既執意不肯，我也斷不相強。你回去，多多拜上石司馬大人，量能包原。些須小事，不必懷恨在心，放你去罷。”

秋英幸得脫身，出離了判衙，就直投太平巷來了。石生與春芳在家點上燈坐著，正說秋英那裏受罪，彼此傷歎。忽聽得外邊角門響了一聲。春芳抬頭向外一看，不勝驚喜道：“秋英姐姐幸得回家了。”秋英道：“妹妹，我幾乎死在那裏。”春芳道：“石先生已回家兩天了。”秋英進得屋中，見了石生，不覺放聲大哭。石生與春芳兩個極力相勸，方纔住聲。就把他廟前告狀，被蕭判官拉去的事，詳細說了一番。石生恨道：“今晚若非放你回來，我斷不與他罷手。”秋英又道：“方纔我回來時，蕭判官分付的些話，我都曉得的。祇‘多多拜上石司馬’這一句，我就不懂了。你是一個秀才，他如何叫做你司馬。敢問先生這是怎說？”石生答道：“這是個泛常稱呼，別無說處。”石生心中暗忖道：“難道我後日官至司馬不成？”從此師徒們三個，情意倍加篤厚。石生讀書愈有興致了。但馮兒投生於他處，他三個人提起來，彼此未免有些扼腕。

但不知秋英、春芳二女，後來畢竟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